

清詩話

清
博
誌

一瓢詩話自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沓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鬪春。閒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澹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攄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薤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趨家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蠹。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

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

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夭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胸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快心。

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響一欬。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莫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盡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矣。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視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捃摭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

僻奧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舛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

講解切不可穿鑿傅會議論切不可欹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
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
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
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是魔不醒
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宣詩云一子呶呶喧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閒
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
筠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
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
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
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汚

蟻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雨拋金鑲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鑿。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甲拋于雨。爲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上將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扭捏總之不諳武備。自呈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梁。爲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閒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尙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麤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佶屈荒誕爲高

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稊稗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丰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刊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問知來客姓。苦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尙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董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

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

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

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

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

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姒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

局。必曰固局。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

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

字。必曰函丈邪可單用。文邪邪抑指稱孔子邪。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邪。氣劇屈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驂閣有出。

否。豹搆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豹虎方遶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

何。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盃邪。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

問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邪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邪抱字何出修

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

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

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乎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薏苡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率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

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

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百

不稱意亦覺太率人生不稱意三十四六十七十皆可何獨半百邪

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

是漫興錢虞山改爲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閒流傳杜詩

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興可見虞山箋本以前

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

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不敢揚蹶而進。何期今日闌闔鄙夫。乳臭廝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尙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尙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

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嚙。不病而呻。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

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

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變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詘彼也明矣。曾受韜鈴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真同夢囈。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餽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

圈圍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纍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真言者無過閨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邪。

運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漸滅。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其作。卽艷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癥以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